



父亲爱玩短视频



“吃不言,睡不语”“不要被手机绑架”,小时候,父亲总在我耳边叨咕的话,如今倒了过来,成为我常对父亲叨咕的话。

过年期间,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拿着手机,回复完网友的评论、留言之后,才满足地重新拿起筷子。除夕,乘着酒兴,他作了一首打油诗。还没等我细品完诗的意思,他竟然已经拍了一段年夜饭的视频。配上刚做完的打油诗和一首永远不会出现在我歌单里的老歌,父亲把它上传到短视频账号上。接下来,他又开始了回复评论、等待点赞的循环。但让我头疼的是,他每点开一次评论或点赞消息,视频就会自动播放一次,我的耳朵就要再一次受到土味配乐的冲击。

“陷入”短视频的父老乡亲

“友友”是父亲给他的短视频账号上1637个粉丝的昵称。每当父亲用他蹩脚的普通话说出这个肉麻的叠字词时,我就浑身不自在。

父亲“陷入”短视频平台已有一年半,这是我从他的账号发布第一条短视频作品的时间推算出来的。185则作品,4.2万个赞,平均每条视频点赞、评论数不低于300条,这是他一年半以来兢兢业业发视频的成果。父亲说,这些粉丝量已经达到了那个平台“开橱窗”带货的标准,但他并不想用这种方式赚钱。

其实,我是那个平台最早的用户之一,但最初几年,父亲的粉丝仅有30多个。因不太喜欢这种风格,我羞于把账号告诉同学、同事。

我点开了父亲几个“友友”的视频账号,发现了他们的作品有几个共性:对口型唱歌,歌曲极具年代感,常不带表情地自拍,配文内容多为抒发人生感慨,配文和视频关联性低,以及用了夸张的美颜特效。

我不能想象,曾经半天不干活儿就不舒服的勤快的父亲,如今可以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,连刷好几个小时手机,仔仔细细地审阅每一条留言,然后一一回复,礼尚往来地回赞“友友”们。

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现

在,在我眼中有些“不务正业”的父亲,竟成了亲戚们公认的“红人”,甚至“红”到了十几公里外的村子。春节期间,小姨、姨夫、叔叔、邻居、熟人都对我说,父亲拍的短视频真有水平。

长辈“弯道超车”

从工作的城市回家乡过春节,有驾照但不常开车的我,计划多练练车。这使得我在家乡好好转了转。曾经的泥土路,变成了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或柏油路,新房子越建越高,振兴中的家乡更美了。但走进村子一看,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——许多和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在刷着短视频。天气暖和时,他们常常坐在自家门前,有的对着手机笑得合不拢嘴,有的跟着视频模仿拍摄……他们中很多人的手机,音量都大得震耳。

半年前,70多岁的姑姑开始使用智能手机,于是,表哥给她下载并注册了几款短视频APP。很难想象,曾经接打固定电话都不熟练的姑姑,在短短半年时间里,每日熟练地点赞、分享短视频。

一两年前,我还常对同学们感慨地说,老一代人会被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抛弃。不

成想,他们拐了个弯,一下子就跑到了前面。奇妙的是,原本有些凋敝的乡土中国,竟然在“短视频”里重新复苏。

父亲通过短视频“认识”了许多喜爱诗词的同龄“友友”,他们互相品鉴各自的诗文,有时还会为了某个用词或不同的平仄、韵脚而争论不休。

短视频平台自带访问通讯录功能和定位功能。在这两种功能的帮助下,父亲不仅联系上了很多年没见的朋友、同学,还找到了一些只是听说过名字的远亲。这些中老年群体靠着短视频拓宽了社交。甚至,父亲还通过短视频认识了其他村子的一位寻根、续族谱的“友友”,继而与更多的同姓宗亲相识,还将自己了解到的姓氏信息转发给了叔伯兄弟们,兴致勃勃地讨论续族谱事宜。

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

近几年,我所在的媒体正经历融媒体转型,从报纸平面向新媒体融合发展,生产优质短视频是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,经常有各种视频拍摄、制作培训课程。没想到在农村的长辈们,却早已把短视频玩出了新花样。

“中老年人‘刷’短视频比年

轻人还上瘾”,相关研究报告也透视出了这一现象。一项有关“银发经济”的报告显示,银发人群(50岁以上者)在移动设备上的用户规模目前已超过1亿,而观看短视频,则成了中老年人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。

在农村,像我一样去外地打拼的年轻人比比皆是,平时陪伴父母的也许正是那些短视频平台的“友友”们。我突然想起,父亲曾让我将他写的打油诗整理成文档打印出来,因工作忙,我迟迟没有执行。和青春时期曾经沉迷于电子游戏的我们不同,父亲许是因为孤独,才“陷入”短视频之中。

虽然担心父亲会因为刷短视频入迷而影响正常生活,或受到鼓吹伪科学的短视频的影响,但是我也没能说出“卸载短视频APP”之类的话,只是吓唬他:看太多无脑的短视频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。

想想也有些无奈:农村生活条件好了,但基本没有公共娱乐设施,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,则连续多年在春节期间处于抢不上票的状态。这些身体还很健康的中老年人,除了看视频、发视频,也确实别无消遣。这是道难题,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解开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阳台上的风景

曹军红

刚搬进新楼房时,我特别高兴。我心血来潮,买了几盆花,放在阳台上,有杜鹃、茉莉、小石榴、兰花,还有一盆仙客来。我每天按时给它们浇水。可是不知怎么的,时间不长,花就渐渐枯萎了。于是,我向邻居请教。一位老大爷告诉我,养花看似简单,其实这里面是有学问的。不同的花,生长的适宜温度以及所需要的光和水都是不一样的。听了他的话,我觉得,养花对于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说,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去年春天,我看着阳台上那几个空着的花盆,心想,既然花养不好,就种点儿别的什么。可种点儿什么好呢?当时家里正好有小红辣椒,我就挑了一个大点儿的花盆,把原来的土换成新土,在花盆里撒下了几粒小辣椒的籽。过了几天,我无意中发现嫩芽破土而出。我很高兴,于是每天给它们浇水,还把鸡蛋皮捣碎后放进土壤里。小辣椒开始慢慢长大,且长势很好,翠绿的枝叶非常茂盛。我每天看到它时,心中都涌起一份喜悦之情。

到了秋天,这盆小辣椒开出了许许多多白色的小花朵。慢慢地,花开始凋谢,长出了许多小辣椒。令我惊喜的是,它竟然还是朝天椒。从那以后,我每天只要一有空,就去阳台上看它。辣椒由绿色渐渐变成了红色,那一个个朝天长着的红辣椒,着实让人喜爱。秋天过后,天气渐渐变冷了,可是小辣椒的叶子仍然还是翠绿的,而红红的小辣椒和色彩鲜艳的花朵比起来毫不逊色。

阳台上的这盆小辣椒,不仅让我收获了果实,还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。同时,它也是阳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怪不得人们常说,绿色象征着生命,绿色是希望,是快乐,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绿色。我觉得在阳台上种小辣椒就挺好,它生命力顽强,不像有的花那么娇气,不好摆弄。

春天又来到了,天气渐渐暖和了。今年,我打算多种两盆小辣椒。



我的“李焕英”

邢一帆

妈妈:“你这个纸箱子给我吧。”妈妈说:“您要纸箱子,是有用场吧?”老人点点头。母亲回到家,就开始把家里盛电饭锅的、装快递的、装饮料的箱子腾出来,收集了四五个大纸箱子送给老人。我不放心,就跟了出去。不过还好,那只是一个收废品的老人。

我的“李焕英”喜欢养花。她在阳台上种了玉树、绿萝、吊兰、仙人掌、芦荟等。妈妈养的花不少,但都是观叶的。母亲说:“花开之后就会凋落,而观叶植物环保又养眼。”

我的“李焕英”特别希望被别人需要。二姨的眼睛需要动手术,母亲去给她办理住院手续,忙前忙后,比照我们还上心。她好像听见工作

正月初三,看完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,我感慨万千。贾玲通过穿越的形式,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,且成功地把母亲哄得高高兴兴。

我的“李焕英”是一位善良的妈妈。一次,我们去逛街,看到一对老年夫妇,说自己还没吃午饭。母亲就从包里拿出10块钱,让他们去买饭。母亲说:“这么年纪的人还出来讨要,绝对是碰到了难处,‘手心向上’的滋味不好受。”我说:“妈,他们不是乞丐,是骗子!”母亲笑笑说:“即使真是那样,他们也是精神上的乞丐。”

我的“李焕英”还乐于助人。一天,她去倒垃圾,有位正在垃圾桶里翻东西的老人问

人员问她:“您有两三块钱吗?”母亲急忙回答:“有。”说着,就从兜里掏出3张一元的纸币。她问工作人员:“交三块还是两块?”工作人员看着母亲,忍俊不禁地说:“阿姨,是2000块钱。”母亲耳朵有点背了,打岔是经常的事。每当说起这件事,我们就笑她一番。

就在去年,我的“李焕英”脚崴了,一走路就疼,但她不说。姐姐看出来,带她到医院一查,才发现她把韧带拉伤了,需要静养。这也是大多数“李焕英”们共有的毛病——有病忍着,有事瞒着,就怕给儿女添麻烦。

我的“李焕英”是一位退休教师,相比之前的终日忙碌,她现在轻松了许多,然而,

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地混日子。她经常给我们吹上几段葫芦丝,抖一会儿空竹,还经常写稿、投稿,还发表了不少呢。她的退休生活充实、向上且十分丰富。

亲朋好友都夸奖我的“李焕英”教女有方。多年来,她一直鼓励我和姐姐努力向上、自强自立。姐姐大学毕业后,通过了考试,光荣地成为沧州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。我则考上了研究生,正在攻读硕士学位。

这就是我的“李焕英”,自从有了我们,她在“母亲”这个位置上就没有了“退休”二字。我愿天下所有的“李焕英”,每天都生活得惬意、健康、笑口常开。

累了

正月里,街边一位卖萝卜炸糕的老人,正忙里偷闲休息一下。

耿玉峰 摄